

陈书良 著

六朝烟水

大文学史观丛书

现代出版社

大文学史观丛书

六朝烟水

陈书良 著



鹭江出版社

主编：傅璇琮

编委：（按姓氏笔画）

王学泰 王 毅 许逸民

葛兆光 董乃斌 傅璇琮

六 朝 烟 水
（大文学史观丛书）

陈书良 著

※

现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79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ISBN 7-80028-068-3/I·014

定价：2.50元

作者简介

陈书良，1947年生，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魏晋隋唐文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著有《郑板桥评传》、《板桥诗词撷英》等，并发表论文多篇。

*

*

*

内容简介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但奇怪的是又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和学术，造就了一个精神活跃、思想解放、尊重个性、丰富多彩的文化腾飞期。在江南的苍茫烟水下，美与丑、进步与倒退、哲理与愚昧、科学探索与宗教迷狂纠缠交合，组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谜面。本书选择了一些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作者用自己心血铸成的双桨，在历史的长河中努力回觅六朝古渡……。

《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

“日新之谓盛德”虽是句老话，却更成了今天世界的潮流，其流波所及，使文学史研究这古老的学科也开始审视自己久已用惯了的规矩和绳墨。于是人们感到，在旧方法的种种不便中，最主要之一即是视野之狭蹙。文学本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晶，而生活本身是极其广阔的：从横的方面来说，它包括了衣食住行、耕桑织铸、婚丧祭祀、科举官制、市井田园、三教九流、琴棋书画、游历著述……等等一切人类文化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从纵的方面说，它又包括了从上古至以后历代一切文化的具体演变过程，而文学唯有在这深厚、广袤的土地上才得以孕育和成长。如此显见的事实被忽视得太久了，文学史研究也就难免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圈子里打转儿。经过多年的拘墟守隅之后，我们想到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借“不大通，何由得大有”（王弼《周易注》）的哲言来说，“大通”是我们的方法，而“大有”则是我们的期望，这也是我们把这套丛书冠以“大”文学史“观”的缘由。

当然，“大”也有大的难处，因为这不仅需要观念和方法的

更新，而且需要知识领域的拓展；不仅需要了解个别的文化门类，而且需要了解诸多文化门类间的联系；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时代文学与文化的联系，而且需要了解整个古代文化进程中这种联系的多种样式和繁复形态，等等。所有这些，都要靠切实和持久的努力，而不是靠稗贩应时的包装就能完成。中国古代文化本是个巨大的体系，又由于以往极少整理，就越显得庞杂。所以，这套丛书总的目的固然是融会贯通，然而具体的研究却必须从披沙拣金做起。当年，鲁迅先生从药、酒之类寻常微末的文化载体入手，揭示了整整一代士人的生活、心态和那时文学的面目。他的方法不务新巧，只见平实，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反有历久弥新的力量。

文学是人学，古往今来，无论是文化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要通过作者情态，去影响文学创作。忽视了这一点，想要“打通”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过去一些研究者正应了庄子那句老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们不重视文学的主体——人，不重视作家的心态，用排比事实、罗列材料代替作者灵魂的追索和剖析。要真正了解文学作品，就要深入到创作主体丰富而又活跃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的开启，将会大大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

我们这套丛书带有尝试性质，但我们相信它将会给目前的研究贡献一点活力。我们当然也尊重写作者的学术个性，尊重他们独立研究客体对象的探索精神。同时我们希望本丛书的行文风格，尽可能做到轻松而有韵味，不要像读以往一些论著那样，如同观看重量级的举重比赛，使人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期待着有识见的批评和建议。

目 录

小引	1
一 居士心仪	3
(一) 玉人顾影	3
(二) 辩才称病	9
(三) 处世心机	15
二 踟躅朦胧	20
(一) 乱世特产	20
(二) 正始名士	24
(三) 竹林七贤	32
(四) 中朝名士	40
三 金谷兰亭	43
(一) 郁郁乎文	43
(二) 金谷遗踪	46

(三) 曲水流觞	51
四 扞虱论文	62
(一) 点铁成金	62
(二) 融理入神	65
(三) 难言之隐	72
五 丹青功过	76
(一) 五光十色	76
(二) 自娱畅神	78
(三) 关塞重重	86
(四) 翰墨因缘	94
六 煌煌谱学	96
(一) 风起云涌	96
(二) 士庶之争	100
(三) 崛起之蛮	109
六朝年表	116

小 引

当时只记入山深，
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
不辨仙源何处寻。

——王维《桃源行》

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在华夏的土地上，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这三百余年是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死亡枕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汉以来笼罩海内，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等人惨淡经营构筑起来的儒学大厦，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跃，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的转折。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① 我以为，关于社会形态的变异，文艺和审

①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一九六页。

美心理比起其它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这本书捋捋文史，涉猎艺苑，就一些罕有人涉及的问题，有些还是历史之谜，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就是企图选择较新的角度，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欢乐、追求和他们心灵的轨迹。书中各章变换角度，力求多侧面地反映六朝这一复杂的整体。这是作者的追求。

传说，晋太元中，有个武陵捕鱼人，曾缘着一条曲折的小溪，走到一个桃花夹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在桃林的尽头，从山壁的洞口进入，终于发现了良田平旷、男女耕织的世外乐土。但是，捕鱼人出来后，虽沿路一一标志，再去寻找，“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①

这当然是五柳先生的妙笔生花。不过，我倒觉得自己比重寻桃源的武陵捕鱼人更吃力。历史记载并不像江河，离源头越近，水越澄澈，杂质越少；而是年代越久远，虚构、无稽和飘渺越多，掺混的杂质也越多。回觅六朝古渡，一片苍茫烟水！

然而，我还是要不自量力地进行艰难的跋涉。由于才识浅陋，这种探索可能是失败的，但我的撰作动机却希望得到理解。

^① 见陶渊明《桃花源记》。

一 居士心仪

——六朝关于士人仪表美的品目

(一) 玉人顾影

—

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跃、收获五光十色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谈之中。清谈来源于清议。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执政者胡作非为，在野士人则放言横议。《后汉书·党锢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到魏晋时，“品目”即为一时竞扇的世风。

所谓“品目”，亦称“题目”或“目”，就是清谈中对人物的德才、仪表等等品评鉴定，给予概括的考语。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所以汉末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劭有“汝南月旦评”。《后汉书·党锢传》给我们留下了“品目”极珍贵的资料：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

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晷、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擅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魏晋士大夫变本加厉地继承这一传统，讲究言谈容止，品目标榜，风行一时。^①朋友晤叙，往往互相品目，有时对比，有时自评。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即为品评人物之分类标目。如德行、方正、雅量、识鉴、捷悟等等为一类；轻诋、假谲、汰侈、谗险等等为一类；褒贬之意，一望而知。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如《世说新语·贤媛》载范逵到陶侃家作客，当时陶家酷贫，但陶母卖发市食、斫柱为薪，款待范逵。第二天，陶侃又追送百里。范逵说：“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结果，范逵的宣扬，使陶“大获美誉”，指的就是这种品目。《世说新语·政事》注称品目是“取士之本”，可见是为用人服务的。当然，其中有些品目只是士大夫高自标置的门面话而已；但是，透过那飘逸潇洒的魏晋风度，我们可以窥见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

① 实际上，竹林名士不讲究容止。其中区别，第二章将会详论。此处是就六朝士人大概言之。

里，一代士人的苦恼和追求，可以由此而探索中国美学史上异常复杂的现象。

魏晋六朝士人对于人物的才德，往往重在真率、脱俗，这在以后还将专章论述。由表及里，本章准备对品目中谈到的仪表进行钩稽探讨，力图勾画出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

二 语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论衡·八佾》就记录了子夏谈到人体及绘画之美。以后，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而关于男性美的记述却甚为少见。至魏晋六朝，风气骤然加盛。就是妇女，也一扫从前的矜持含蓄，公然主动地欣赏男子之美。《世说·容止》就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至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士大夫更注意仪表之美。《世说·容止》有曹操“自以形陋”，因而要崔季珪代见匈奴使事。据《魏略》介绍，崔季珪“声姿高畅，眉目疏朗”，曹操举以自代，显然是一种爱美心理的表现。《世说新语》中关于仪表美的品目比比皆是。这些品目的共同特点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高妙的内在智慧和品格，用语玄虚而优美，既能表达脱俗的风度，也能体现外貌的漂亮。如

有人赞王恭，云：“濯濯如春月柳。”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颀唐如玉山之将崩”。

（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①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②

这样的评议，充分表达了当时士人所追求的内在的、本质的、脱俗的审美理想，适应了门阀世族们的贵族气派。但是，剥开这些山光水色、精辞丽句织成的光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病态美。当然，魏晋六朝也有人欣赏“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那样的阳刚美；^③也有人认为“楂梨桔柚，各有其美”；^④但风靡一时的仍是瘦削、苍白、摇摇欲坠的病态美。《世说·轻诋》云：“旧目韩康伯捋肘无风骨”。注引《说林》：“韩康伯似肉鸭。”可知当时鄙视肥壮而欣赏瘦削的身材。沈约身体很不好，据说他每天只能吃一筋饭，六月天还要戴棉帽、温火炉，不然就会病倒。^⑤在《与徐勉书》中，他自己也承认：

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
僂僂。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
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

真是瘦得可怜！然而世人偏赞美为“沈腰”，“一时以风流见称，

①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容止》。

②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③ 见《世说新语·容止》。

④ 见《世说新语·品藻》。

⑤ 见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又卷五。

而肌腰清羸，时语沈郎腰瘦。”^①

不仅如此，苍白的面容也在社会上大受欢迎。据《晋书·王衍传》记载，大清谈家王衍常用的是白玉柄麈尾，他的手和玉柄同样的白皙温润，有一种病态美。《世说·容止》说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还是这个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②他还“好服妇人之服”。^③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齐梁，且有变本加厉之势。《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以昂藏七尺之躯竟然女人妆饰，个中原因十分复杂，诸如迎合“人伦之鉴”的需要，适应服药后的身体要求等等，这些下章将会叙及；而我以为，主要原因之一是病态的心理状况。六朝士人在这种心理状况的支配下，在审美客体上投下了畸形的阴影。男子们欣羡女性美，也就产生了令人作呕的变童诗，如梁刘遵《繁华应令》：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
慢脸若桃红。夹弹雕陵下，垂钓莲叶东；
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
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被，兰帆覆熏笼。
本欲伤轻薄，含辞羞自通。剪袖恩虽重，
残桃爱未终；蛾眉讵须嫉，新妆递入宫。

① 见《法喜志》。

② 见《何晏传》注引《魏略》。

③ 见《晋书·五行志》。

一个少年，竟然像姑娘一样肤白颊红，并且连姑娘也嫉妒他的美丽，这哪里还像一个健康的男子呢？这样的“美”的形象，在宫体诗中还大量存在。正是当时的时代心理，产生了这些后来为文学史家费解的怪现状。最咄咄称怪的是有“玉人”之誉的卫玠之死。《世说·容止》云：

卫玠从豫章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欣赏一个垂危的病人的美，观众的心理当然也是病态的。这真是一出荒谬透顶的悲剧！

三

悲剧的产生有一个历程，而且有它的生长土壤；也就是说，审美情趣与生活情趣是紧紧相连的。建安时，人们追求铁马金戈、马革裹尸的英雄式生活，当然欣赏“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沧海，^① 欣赏“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武士，^② 甚至不愿忍气吞声修筑长城，而宁肯战死于疆场。^③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正始以后，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夺，更是险机四伏。只要我们结合《三国志》、《晋书》、南北史、《世说新语》的大量有关记载，就可以看到，处在那个刀光剑影、动乱频繁的黑暗的血腥年代，士人朝不虑夕，不愿在礼法的约束下窒息，于是就拚命

① 曹操《观沧海》。

② 曹植《白马篇》。

③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追逐衣食之乐，享受床第之欢。阮籍、谢混之流“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①“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②均属此类。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温柔乡，诚如梁杨敞《咏舞诗》所云：

折腰送余曲，敛袖待新歌。囷容生翠羽，曼睩出横波。

他们“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到了梁、陈时，士大夫甚至不能骑马。有位建康令王复，见到马嘶喷跳跃，竟然周身震栗，说了一句“千古奇谈”：

“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③

追逐养尊处优的欢乐、肉欲的横流及男欢女爱，必然养成孱弱萎靡、轻佻放荡的生活情趣。在这样的生活土壤中，讲究一种病态的女性化的仪表美，也就必然酿成世风了。

（二）辩才称病

前文已述，魏晋六朝士人心目中的仪表美，尽管用珍禽佳卉、奇山丽水来比况，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美。那么，他们究竟以谁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呢？有没有一个理想人物，以其内在的神品、外在的风貌吸引着、感召着他们，使他们如痴如狂地效

① 《世说》注引王隐《晋书》。

② 《宋书·五行志》。

③ 见《颜氏家训·涉务篇》。